

鲜甜的蟹肉

□俞思

小时候，母亲对我非常严厉，每天回家必须喝完一大碗白开水，每次生病都是边给我打针，边责骂我。

上初三的时候，我的学习压力已经很大，可母亲丝毫没有放松对我的“钳制”。那时，我经常在想，母亲在面对病人时都比面对我这个女儿温柔。起码，她每天都会问候她的病人，你今天感觉怎么样了？可对我永远只有冷冰冰的一句：“怎么越考越差了？”直到那天晚饭……

记得那是中考前两天，学校放假让我们自主调节备考。母亲特意调休在家，可我却一点儿也不开心：母亲是职业医生，不仅厨艺不怎么样，餐餐都是清汤寡水，而且每次我想吃点好吃的，她总是以不健康为由，义正词严地拒绝。所以，每次吃她做的饭菜，我都有些后怕：自己烧得难吃，不仅不让人说，还规定我必须吃完一碗满满的米饭。正难受着，只见她从厨房端出一盘清蒸小螃蟹。天哪，那是我最喜欢吃的美食，平常不到过年是吃不到的。

吃不到是因为螃蟹太贵，而且吃起来特别费时间。我还特别清楚地记得，六年级那年，我正津津有味地吃螃蟹，母亲一直在旁边分秒不停地数落我，从学习成绩到生活习惯，从童年琐

事到交友标准。总之，没有她指责不了的。那次，我把最爱的螃蟹狠狠地摔在桌上，怒吼道：“我不吃了。”母亲也是暴怒，把螃蟹和盘子狠狠地砸在地上，一只只坚硬的螃蟹，霎时被砸得四分五裂……

眼前的螃蟹摆得整整齐齐，黄澄澄的，冒着曲曲直直的热气。小还是一贯的小，像母亲拮据的风格。“六只，祝你中考顺顺利利。”母亲不太自然地冲我笑。

“顺利什么？怎么不买十只，还能十全十美呢。抠门就是抠门。”我心里越发执拗，就故作平静地说：“后天就要中考了，哪有时间剥螃蟹？”说完就着青菜汤，三口两口扒拉完一大碗米饭，看着母亲敢怒不敢言的样子，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迎战她的喜悦。

“去复习。”我头也不回、趾高气扬地回到书房温书。愉悦的心情让那个下午的复习效率特别高。窗外天色渐暗，我下意识地哼着欢快的小曲。饭菜香味渐浓，还是清汤寡水的味道，但却怎么也闻不到螃蟹的味道。

是啊，母亲那么强势的人，怎么能忍得下女儿这样的敌意呢？我的心里有些忐忑，毕竟她的“淫威”已经震慑了我14年。

“出来吃饭吧。”母亲的声音平

稳地传过来。“很好，我也不能怯场。”我攥紧手给自己打气，“这是一场战争。”我暗暗打气，走出房门。

又是萝卜汤！又是炒青菜！又是蒸豆腐！我像个泄气的皮球瘫坐在饭桌前，无精打采地拿着筷子戳着青菜叶，想挑叶子多点的吃。

这时，母亲拿着一口小碗从厨房走出来，放到我面前，“凉了，赶紧吃！”我低头一看，竟然是蟹肉！而且是剥好的蟹肉：白嫩水润的蟹肉，黄橙油润的蟹黄，晶莹Q弹的蟹膏。那一刻，我简直觉得我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贪婪地呼吸着这迎面扑鼻而来的蟹香。

母亲见我不动筷，板着脸催促着说：“这吃得快了吧？吃完抓紧温书去吧。”

我抬头望了望母亲，还是一如既往的严厉，毫无破绽。可我却再也撑不住冷脸，心甘情愿地垂下眼睑，嗫嚅地说了声谢谢后，便用筷子迅速夹了一小撮蟹肉送入口中。在品尝美味的过程中，唇齿间只留一味鲜甜：既有新鲜温柔的母爱，还有被关爱重视的甘甜，更有母亲看似坚硬的蟹壳下，舐犊爱女的款款温软。

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家早已实现了吃蟹自由，可再也没有吃过如那一餐的鲜甜蟹肉。

老屋

(外五首)
□吕永昌

半面青砖半面黄泥墙
矗立在浅浅的小溪和浅浅的水塘旁边
低矮的屋檐
木阁楼板已闻不到松木的清香
只刻下烟熏火燎风吹雨打的颜色
一块松木板承受不住年轮的重压
撕裂开黑褐色的身子 露出内心的沧桑
催促着阿爸爬上高高的竹梯
挥动铁锤
一下一下
敲击进老屋生命的延续

前半间

从此再也没见过如此温暖的夕阳
落日从陈旧的木头窗棂中钻进
洒在泛白的石灰地上 斑驳的石灰墙上
阳光如雪似的 洁白和暖和
氤氲热气的灶台煮着玉米和番薯
一口娃娃人高的水缸
小小的娃娃大脚步迈进条石门槛
甩掉黄绿色的军用书包
一边大声叫唤阿妈
一边掀起沉重的松木锅盖

台阶

粗糙的条石堆砌成半米高的台阶
无声细数着老街的人来人往
独轮车唧唧呀呀推过
簸箩压着扁担咯吱咯吱作响
小依 饭吃了没
水泥浆抹过的条石门槛
被四个孩子坐得青光发亮
吃了没
大口裹嚼着米饭的孩子举起阔口瓷碗

雕花架子床

陈腐 抑或陈旧
驾雾的蟠龙 瑰丽的祥凤
栩栩如生的民间故事人物雕花
厚重的历史感
都掩不住孩子眼中的害怕
阿妈 我可以和你睡吗
不行 你睡花床
花床有鬼吗
花床怎么会有鬼
不情愿的孩子委屈地蜷在雕花架子床尾
即使草席下的稻草铺得松又软
即使旁边的大姐轻轻地拍着肩膀

猪草缸

紫色的晚霞连接紫色的田野
紫云英铺遍
四个孩子奋力收割
塞满四只竹畚箕装上独轮车
大姐瘦小的双手抓住车把
起
倔强的一声
前头的二姐赶忙拉紧车绳
屋角的猪草缸敞开着大嘴
等待着孩子们给它喂满
踩猪草 踩猪草
草绿色的浆汁从脚趾缝中挤出
小小的脚丫子在蹂躏中慢慢长大

后半间

孩子企盼别下雨
雨会沿着屋檐流入后半间
蜿蜒在墙面上爬
合着泥墙的黄浆作画
深深浅浅 斑斑驳驳
夏日的炎热充斥着浑浊气息
老式的电风扇烦躁地摇头
阿爸可睡得着

守望

□胡美霞

好久没有回家看望母亲了，借个由头回家看看。于是，拨通了母亲的电话，告诉她我要回家吃午饭。

放下手机，我收拾了一下，开车从城里前往乡下娘家。三十里左右的路程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就是这么一段路程，每每回娘家，我总是如山高路远般地要找个理由、下个决心，才会回家看看。

半个小时之后，我终于回到了小时候的家。与以往一样，我第一眼就看到了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厨房飘香，让我心情舒畅。

趁着等待父亲回家吃饭的间隙，母亲与我说了她的近况。“之前身体很不舒服，感觉差点要‘过辈’了。还好看到你回家，我的病立马就好了！”

母亲说的话，非但没有让我开心，更让我感到愧疚：是我回家太少了，对

母亲的关心更是少之又少。而母亲，只要女儿回家，马上精神焕发，完全从病恹恹的状态走了出来。

吃完午饭，我稍作休息准备回城里。母亲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自种的蔬菜、自制的粉抽，还有各种零食一一地装入袋子让我带回去。我刚要伸手去拿，母亲却仿佛忘了自己的年龄和身体，争抢着帮我拿最大最重的袋子……母亲总是如此，我不忍拂她的意。

母亲一一地帮我把物品放入车里，叮嘱我慢点开车，注意安全。我坐上车，启动引擎，开始倒车。车窗外，母亲向我挥手告别，我也向她挥手。

我踩下了油门，车子向前走着。我通过后视镜看到母亲依然一动不动地站着、两眼默默地专注地望着我离开的方向。我依旧往前开，开到拐弯处，又看了看后视镜，母亲依旧保持原

来的姿态站在原处，直到我拐弯，我已看不见母亲。

短短的几分钟，母亲那逐渐缩小的身影，让我瞬间有一种莫名的伤感。曾经，我有好几次都是在母亲的电话催促声中，才姗姗来迟，远远地发现母亲已在家门口翘首等我归来。

母亲的眼睛远远地望向我来的方向，直至看到我的车子驶来，她的眼睛立即放光，嘴角上扬，原本因年纪渐长而日渐弯着的身子也不自觉地直了直……

此时此刻，“守望”一词自动蹦了出来。母亲老了，儿女离家了，守望是母亲不变的情怀：尽其所能守护着家，眺望儿女回家。守望儿女回家之后，送别亦是无法割舍的牵挂。

守望难，送别亦难。送别之后，又将继续新一轮的守望。这就是我的母亲。



景中景 王福强 摄